

神秘的杀手

第十二章

他以为自己睡了很久，但醒来后看看床头柜上的闹钟才知道，他只睡了七分钟。电话铃声吵醒了他，是吕德贝里从马尔默的一个公用电话间打来的。

“快回来吧，”沃兰德说，“别站在那儿挨冻了。过来吧，到我这儿来。”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就是他。”

“你能肯定吗？”

“完全肯定。”

“我这就来。”

沃兰德吃力地从床上爬起来。他浑身疼痛，太阳穴直跳。他一边煮着咖啡，一边拿了一面小镜子和一个棉球坐在餐桌旁，好不容易把一块纱布垫包扎在额头的伤口处。他想这张脸只剩下青一块紫一块了。

四十三分钟后，吕德贝里站在了门口。

沃兰德边喝咖啡，边向吕德贝里讲述事情的经过。

“太好了，”吕德贝里后来说，“干得棒极了。”

现在我们可以抓捕那些狗杂种了。隆德的那个家伙叫什么？”

“我忘记在入口处看看他的名字了。我们不用抓他们。那是比约克的事。”

“他回来了？”

“他应该昨天晚上到。”

“那咱们把他从床上弄起来。”

“还有那个检察官。这次行动很可能得跟马尔默和隆德的同行们协调好，对吧？”

沃兰德穿衣服的工夫，吕德贝里在打电话。沃兰德很满意地听到，电话里的声音完全同意他的意见。

他不知道阿内特·布罗林的丈夫这个周末会不会来。

吕德贝里站在卧室门口看着他打领带。

“你看上去像个拳击手，”他大笑着说，“一个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拳击手。”

“你跟比约克联系上了？”

“看来他花了一夜的时间了解发生过的每件事。听

说我们已经找到至少一个凶手了，他很欣慰。”

“检察官呢？”

“她马上过来。”

“是她接的电话吗？”

吕德贝里奇怪地看着他。“那还会有谁呢？”

“比如她的丈夫。”

“那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沃兰德似乎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“该死，我想拉屎，”他说，“我们走吧。”

他们走出门时还是黎明时分。阵风仍在刮着，天空阴云密布。

“你觉得会不会下雪？”沃兰德问。

“2月份之前不会，”吕德贝里回答说，“我能感觉得到。但是随后就会是一个难熬的冬天了。”

今天是星期天，警察局里一片宁静。努伦已经被斯韦德贝里替换回来。吕德贝里简要地向他介绍了夜里发生的事情。

“唉，我真该死，”斯韦德贝里说，“是个警察？”

“以前是警察。”

“他把车藏在哪儿了？”

“我们还不知道。”

“这个案子对外封锁消息了吗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比约克和阿内特·布罗林同时到达警察局。比约克五十四岁，原籍西曼兰省，面色黧黑。沃兰德总认为他是一个理想的中等警区的局长。他对人友善，不自作聪明，同时极其在意警察的好名声。

他惊愕地看了沃兰德一眼：“你看上去真的很糟糕。”

“他们把我毒打了一顿。”沃兰德说。

“毒打你？谁？”

“那些警察。那就是你当代理局长时发生的事情。他们想给你个下马威。”

比约克大笑起来。

阿内特·布罗林用一种真心同情的眼光看着他。

“一定很疼。”她说。

“没事。”沃兰德回答说。

他想起自己没有刷牙，回答时把脸转开了。

他们都走进比约克的办公室。

由于没有书面报告，沃兰德口头总结了一下案情。

比约克和阿内特·布罗林都问了很多问题。

“如果不是你，而是别人，星期天早晨把我从床上拽起来听这种警察和强盗的故事，我才不会相信有这种事情。”比约克说。

然后他转向阿内特·布罗林问：“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拘留他们？要不先把他们带来讯问一下？”

“我会依据讯问结果取得对他们的拘留令的，”阿内特·布罗林说，“然后，当然，如果那个罗马尼亚女人能够在排人中认出隆德那个人就好了。”

“我们需要有法庭的指令。”比约克说。

“是的，”阿内特·布罗林说，“但是我们可以先搞一个临时证明。”

沃兰德和吕德贝里很感兴趣地看看她。

“我们可以先把那女人从难民营里带过来，”她接

着说，“然后，让他们在门厅里偶然相遇。”

沃兰德赞许地点点头。阿内特·布罗林是个检察官，但在灵活对待现行法规上，她可以与佩尔·奥克松相提并论。

“好吧，”比约克说，“我会和马尔默和隆德的同行们取得联系的。然后，两小时后我们去抓捕嫌疑人。10点钟。”

“床上的那个女人怎么办？”沃兰德问，“隆德的那个女人？”

“把她也带来，”比约克说，“审讯时我们如何分工？”

“我审吕纳·贝里曼，”沃兰德说，“吕德贝里可以和那个嚼苹果的人谈。”

“我们3点钟把拘留令的事定下来，”阿内特·布罗林说，“在此之前，我会一直在家。”

沃兰德陪着她走到门厅里。“昨天晚上我一直想请你吃晚饭，”他说，“但是出了点事情。”

“还会有很多晚上的，”她说，“我想，你在这

个案子上干得很漂亮。你怎么能断定他就是那个人呢？”

“我并不能断定，这只是一种预感。”

他目送着她向城里驶去。他意识到，自从那天晚上他们共进晚餐后，他竟再也没有想到过莫娜。

一切都迅速准备起来。

汉松平静的星期天被打破了，头头命令他去把那个罗马尼亚女人和一个翻译带过来。

“听声音我们的同行们似乎不太高兴，”比约克不放心的说，“让人把自己的同事带走总是不太令人高兴的。为此这个冬天都会是阴沉沉的。”

“你说的阴沉是什么意思？”沃兰德问。

“警察又要受到攻击了。”

“他早就退休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尽管如此，那些报纸又要大肆渲染杀人犯是个警察了。警方又要遭受新的困扰了。”

10 点钟，沃兰德回到了覆盖着防护网和脚手架的那座楼。四个隆德警察局的便衣警察协助他。

“他有武器，”他们还坐在车里的时候沃兰德说，“他犯了残忍的谋杀罪。不过，我想我们不必担心。他肯定没料到我们已经抓住了他的狐狸尾巴。有两件武器足够了。”

沃兰德把他的军用左轮手枪从于斯塔德带来了。

在去隆德的路上，他试图回忆起上一次把这把手枪带出来是什么时候。他想起那是在三年多以前，联手追捕库姆拉监狱的一名越狱犯的时候。那家伙以莫斯比海滩附近的一座消暑别墅为屏障负隅顽抗。

现在，他们正坐在隆德的这座楼外的一辆汽车里。沃兰德看到，他昨天夜里爬得要比自己想像的要高得多。如果直接掉到地上，非把脊椎骨摔断不可。

当天早晨，隆德警察局已经派人装扮成送报人侦察过这幢房子了。

“我们再考虑一遍，”沃兰德说，“有没有后楼梯？”挨着他坐在前排的那位警察摇了摇头。

“楼后面有没有脚手架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据这位警察说，这幢公寓是一个名叫瓦尔弗里德·斯特伦的人居住的。

警察局没有他的档案。也没有人知道他是以为什么为生。

10 点钟他们准时下了车，穿过街道。一个警察留在楼房的外门。房子有内部通话系统，但已经坏了。沃兰德用螺丝刀撬开了门。

“楼梯井里留一个人，”他说，“你跟我上楼。你姓什么？”

“恩贝里。”

“名字呢？”

“卡勒。”

“好吧，咱们走，卡勒。”

黑暗中，他们在门外听了听里面的动静。

沃兰德拔出手枪，并点头示意卡勒·恩贝里也拔出手枪。

然后他摁响了门铃。

一个穿着宽松便服的女人开了门。沃兰德打从前天

晚上起就认识她。她就是睡在双人床上的那个女人。

他把手枪藏在背后。

“我们是警察局的，”他说，“我们来找你丈夫瓦尔弗里德·斯特伦。”

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表情尴尬，满脸惊恐。

她退到一边，让警察进去。

瓦尔弗里德·斯特伦突然站在他们面前。他穿着一身绿色运动服。

“警察，”沃兰德说，“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
这个脑袋半月形秃顶的男人紧张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讯问。”

“关于什么？”

“到局里你就知道了。”

然后，沃兰德转脸对那个女人说：“你最好也一起去。穿些衣服。”

面对着他的这个男人看上去十分平静。“如果你们不告诉我为什么，我哪儿也不会去，”他说，“也许你们该先让我看看你们的证件？”

沃兰德要把右手伸进里面的口袋里，就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出他拿着枪。于是，他把枪转到左手，用右手摸索钱夹。他的证件就在钱夹里。

就在这时，斯特伦突然向他冲过去，正撞在沃兰德的脑门上，啪的一声击中他肿起的伤口。沃兰德向后一闪，手枪从他手中飞出去。直到穿绿色运动服的男人在门外消失，卡勒·恩贝里才反应过来。那女人吓得尖叫起来。沃兰德摸索着找到手枪，跟着那男人冲下楼梯，并喊叫着对布置在下面的两个警察发出警告。

斯特伦动作极快。他用胳膊肘向站在门里的警察的下巴撞去。大门被撞倒，重重地砸在门外警察的身上。斯特伦趁机窜到大街上。鲜血流进了沃兰德的眼睛，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，结果被躺在楼梯井里失去知觉的警察绊倒在地。他用力拉着手枪的保险。

接着，他追到街上。

“往哪边跑了？”他对那个被防护网缠住的、目瞪口呆的警察喊道。

“往左。”

沃兰德往左边追去。斯特伦刚躲到一座高架桥下面时，沃兰德还能看见他绿色的运动服。他脱下帽子，擦了擦脸。好几个像是要去教堂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吓得赶紧往旁边躲。他在桥下狂奔，一列火车从他头顶上隆隆驶过。

当他又回到街面一层时，他看见斯特伦拦下一辆轿车，把司机拽出去，开着车跑了。

附近惟一的车辆是一辆大型运马车。司机正在从建筑物墙上的一个自动售货机里拉出一包避孕套。沃兰德拔出手枪，飞速跑过来。鲜血顺着他的脸往下流。那人丢下避孕套拔腿就跑。

沃兰德钻进驾驶室。他听见身后一声马嘶。马达正在转动，他挂上一挡。

他以为看不到瓦尔弗里德·斯特伦抢的那辆车了，但是他紧接着又看到了它。那辆车闯过一个红灯后，继续沿着一条通向大教堂的狭窄街道开去。沃兰德调快挡速，尽量不让那辆汽车逃出视线。马在他身后嘶鸣。他闻到了热马粪的气味。

在一个急转弯处，运马车几乎失去控制。他接连撞上两辆停在人行道路边的汽车，最终还是设法使运马车回到了正路上。

沃兰德追过一家医院，然后又穿过一片工业区。突然，他发现车上有一部便携式移动电话。他一面努力保持沉重的运马车不偏离道路，一面用一只手试着拨打紧急呼叫号码。

接通紧急呼叫的接线员时，他正经过一个转弯处。

电话从他手中掉了下来。他知道，如果不停车，他就没有办法拿到电话。

这简直疯了，他绝望地想。全是难题。

这时他想起了他的姐姐。这个时间他本该去斯特吕普机场接她的。

在环行道路通往斯塔凡斯托普的入口处，追击结束了。

斯特伦不得不戛然刹车，避让一辆已经进入环行道路的公共汽车。汽车突然失去了控制，向一根水泥

柱直冲过去。在他身后大约一百米处的沃兰德看见火焰从汽车里喷射出来。由于他刹车过猛，运马车滑到明沟里翻倒了。车的后门甩开，三匹马跳出来，穿过田野飞奔而去。

斯特伦被冲力甩出车外，一只脚被切掉，脸被玻璃碎片划出了深深的口子。

沃兰德还没有到他跟前，他就知道自己就要死了。

人们从附近的房子里飞跑过来；道路两边停满了汽车。

他突然注意到，他手里还拿着枪。

几分钟后，第一辆警车到了，接着又来了一辆救护车。沃兰德出示了证件后在警车上打了个电话。他要求同比约克通话。

“事情还顺利吗？”比约克问，“吕纳·贝里曼已经被逮住，正往这里押送。一切都很顺利。那个南斯拉夫女人和翻译正在这儿等着呢。”

“把他们送到隆德总医院的停尸房，”沃兰德说，“她现在得去辨认一具尸体。顺便说一下，她是罗马尼

亚人。”

“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比约克说。

“就是我说的意思。”沃兰德回答一声，挂断了电话。

这时，他看见一匹马穿过田野急驰而来。那是一匹非常漂亮的白马。

他觉得自己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马。

等他回到于斯塔德时，瓦尔弗里德·斯特伦的死讯已经传开。他的妻子已精神崩溃，医生拒绝让警察讯问她。

吕德贝里告诉沃兰德，吕纳·贝里曼什么都不承认。他没有偷自己的车然后再把它丢掉；他没有去过哈格尔摩；前天晚上他没有见过瓦尔弗里德·斯特伦。

他要求立即把他送回马尔默。

“真是只狡猾的狐狸，”沃兰德说，“我非揍他不可。”

“这里谁也不能打人，”比约克说，“你那场穿过隆德的高速追击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。我真

不明白，为什么四个身强力壮的警察抓不住一个手无寸铁的人？另外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匹马被轧死了。它叫‘超级新星’，是它的主人花十万克朗买来的。”

沃兰德觉得怒火中烧。

比约克为什么就不懂得？他所需要的是支持，而不是这种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牢骚。

“现在我们只能等着罗马尼亚女人来辨认，”比约克说，“除我之外，任何人不得对新闻界或媒体发表谈话。”

“感谢上帝。”沃兰德说。

他和吕德贝里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并关上门。

“你知道你看起来什么样子吗？”吕德贝里问。

“求求你，别告诉我。”

“你姐姐打电话来。我让马丁松开车去机场接她了。我想你一定是忘了。他说在你得空之前他会一直照顾她的。”

沃兰德感激地点点头。

几分钟后，比约克闯了进来。